

峥嵘岁月

电建新人

人生新路途

贾存调

1954年,燃料工业部在上海成立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局(华东院的原名)。那一年,父亲与他的那些怀揣远大理想的同学们正就读位于北京东郊定福庄的燃料工业部北京水力发电工程学校,他们抱着对水电事业的憧憬之意、怀着报效祖国和亲人的学子之心,正努力拼搏、勤奋学习,紧张地完成了毕业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考试、毕业答辩等学习任务,为毕业季的到来,做最后一年的学业冲刺。

启梦上海

1955年7月,隆隆火车载着刚从北京水力发电学校毕业的三十几位学生和他们的梦想,从首都北京开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父亲也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一路上,已记不清停靠了多少个站台,也记不清跨过了多少条江河,火车开了三天三夜,大家却没有一丝旅途的疲惫和倦意,有的只是喜悦、兴奋和憧憬。当火车驶达上海北站时,院人事处的工作人员早已等候迎接,当时院里条件艰苦,没有汽车,人事处就雇用人力三轮车,二人坐一部车,还雇一些车专门拉行李,浩浩荡荡几十辆三轮车,奔向上海南京路附近的华东院原址聚兴诚大楼和嘉陵大楼。

让父亲终身难忘的是那年的迎新会,当时的王醒院长、刘桂副院长、钦乙俊主任、马力处长等领导对首批来院的学生十分重视和爱护,对他们的生活、住宿作了特别的安排和照顾,还在聚兴诚大楼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迎新会,领导和前辈们的谆谆教诲、句句勉励,为这

些风华正茂的新员工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站在嘉陵大楼的十一楼顶层,放眼望去,黄浦江水波涛滚滚向东流,年轻的父辈们的心情如同这江水般翻滚,心潮澎湃,意气风发,从此,他们就是千万水电大军中的一员,将在祖国的山水间寻求梦想、实现理想,将为祖国的水电事业奋斗终身。

当年北京水力发电工程学校分配到华东院的学生中有水工、地质、民用建筑等几个专业的学生,进院初期分别被分配在502工程(广东流溪河电站秘密代号工程,后经国家调配,移交给广东院设计)设计组和新安江水电站工程设计组,当时的设计组领导班子由潘家铮、张发华、马君寿等人担任,新安江水电站是当时建院后的首个工程也是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造的大型水利发电站,设计组成员在潘家铮等前辈的带领下,边学习,边设计,查资料,搞研究,遇到问题当即集体开会讨论解决,在困难中摸索前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终于在1960年建成我国水电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新安江水电站。老一辈严谨的学习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以及尊老爱幼、艰苦朴素的良好品德,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父亲这一代人,他们如海绵般地吸收知识,像小树似地迅速成长,若干年后,他们都成长为华东院自己培养起来的栋梁之才,在水工、施工、规划、金属结构、科研、勘测等专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传帮带”的作用,也有很多人在华东院70年代至80年代大型设计中担当设计总工、项目经理、设代处长

等重要角色。

激情燃烧在青弋江畔

1970年,水利电力部撤销上海院,全院人员都下放到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江苏等省的工程局、水利厅、设计院等单位工作。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来到了安徽省泾县,加入了第十四工程局陈村水电站的建设队伍,在距离电站建设地点五公里的小镇上的简易土草房里安了家,这一住就是近十年。

陈村水电站位于美丽的青弋江上游,如今江水清澈见底,两岸芦苇摇曳,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但建设中的陈村电站工作和生活条件却是非常艰苦,当时国家经济困难、设备资源缺乏,每天清晨父亲和工人们一起,身上穿着雨衣、脚上套着大雨鞋、头上带着藤制安全帽,爬上没有梯子的解放牌大卡车来到工地,他们用肩将木头扛上大坝、用小推车将混凝土推上大坝,为加快进程、保证工期,大家加班加点、争分夺秒,经常是24小时不间断地分班工作,甚至连吃饭都是炊事班人员送到大坝上去。和着工地上的高音喇叭里传来的激昂歌声,父辈们干劲冲天,不怕累、不怕苦地奋战在青弋江畔,青春和汗水共同浇筑在陈村电站的大坝上。

除了参加施工作业,父亲当时还被安排负责大坝基础断层丙凝化学灌浆试验,那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当时在大坝的F11断层处,大裂缝和小裂缝不断,经常是裂了又浇,浇了又裂,使施工人员束手无策,父亲和同事们不畏困

难、大胆创新,经过反复研发和试验,并与北京水科院岩土室等单位的合作研制试验,终于取得了在大坝上进行聚氨酯化学灌浆试验和丙凝抗挤压试验的成功。1975年在芜湖举办的全国第三次化学灌浆会议上,这些化灌成果的交流,在业界内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筑梦杭州

1977年,水利电力部决定在杭州筹建华东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1978年5月1日,水利电力部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在杭州正式挂牌。1979年父亲被回调来杭州,筹建初期,华东院在杭州没有任何住宿场所,只能暂住旅店,杭城很多大小旅店都住有华东院人员,后来就在华家池、望江门、雄镇楼等地租用民房安顿各地来院的队伍。

来杭后,父亲被安排在院基建办工作,参加三墩水工试验厅、华东院设计大楼和科研大楼的基础建设工作。父亲及同事们在李润波、周锦仁、黄海根等领导的带领下,严格检验施工材料,严格把控建筑质量,为大楼的优质建成立下了汗马功劳。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地基浇筑时、楼层施工中,他们的身影从不间断,每一块板梁都有他们丈量的痕迹、每一根钢筋都有他们质检的记号、每一立方米混凝土都有他们检查配比和拌和时间的记录,当大楼竣工之际,父亲已两鬓斑白。直至今日,每每谈起院大楼的质量,父亲脸上总会露出满满的自豪和成就感。

1986年秋,华东院设计大楼和科研大楼竣工后,父亲回到了科研院所化灌小

组。曹克明大师去国外参观交流回国后,带回一些国外在面板堆石坝止水方法方面的先进经验和一块止水材料样品,父亲所在化灌小组成立研发“SR塑性止水材料”QC小组,经过几年反复研究和摸索、经历无数次艰难的失败和挫折,1988年,化灌小组终于攻克难关,取得产品的研发和试制成功,开始投入生产,并在遂昌水电站面板堆石坝和瓦尔木水电站面板堆石坝试用成功。

“SR塑性止水材料”的成功研发,填补了我国在此项技术上的空白,克服了大坝缝隙在热胀冷缩时产生的渗漏难题,为华东院乃至全国的面板堆石坝伸缩缝止水问题立下大功。1989年,“SR塑性止水材料”开始大批量生产,被广泛用于大坝止水和建筑物堵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91年“SR塑性止水材料”QC小组在浙江省建设厅QC小组成果发布会上获得省级“优秀质量管理一等奖”,同年又获部级“优秀质量管理奖”,1992年又获“水利水电科学技术进步奖”等荣誉奖项,这些金灿灿的奖状一直摆放在父亲书柜最显眼的位

置。随着一座座电站的设计落成、一幢幢高楼的拔地而起,一项项试验的研究成功,父辈们渐渐地不再年轻,他们陆续地离开了热爱的工作岗位,放下了手上熟悉的图板、算稿,但是他们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精益求精、拼搏创新的精神永远留在华东院人的心里,为华东院打造“百年老店”奠定了不可或缺

的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华东院

职工摄影园地



绿色田野 山东电建二公司 赵文琰 摄



欣欣向荣 四川电建二公司 杜锦强 摄

“局面”

王蔚

“早上吃什么呢?”“局面呗!”在水电十四局,不管是寻常早餐,还是大伙儿的聚餐,不管是在昆明的机关,还是在全国各地的工地,都少不了这一碗局面。

一瓢寻常的汤,普普通通的面,加上食堂炒的肉酱,以及酸菜、酱油、醋、味精、盐、辣椒油等再寻常不过的调料,放在同样朴实的大瓷碗里,撒上几点青翠的葱花,便是所有水电人吃惯的面了,十四局的面就叫“局面”。

“局面”诞生于何时何地几乎已无可考证,也许是炊烟袅袅的毛家村里,也许是流水潺潺的大合江畔,也许是鲁布革灯光熠熠的小台湾。然而无可辩驳的是,几十年来,无论是澜沧江岸的漫湾电站,或是滔滔黄河边的小浪底电站,或是高峡出平湖的三峡电站,一年一岁,伴随着电建人的足迹,总有那一碗熟悉的“局面”。时至今日,电建人渐渐从深山老林的水电站走进了高楼林立的城市工地,然而仍然离不开那一碗“局面”。

在这一碗“局面”面前,南方人、北方人的界限不再清晰,云南话、四川话、东北话、河南话……汇成独特的电建腔。“局面”不属于川味、滇味及其他任何一种口味,但所有人都吃得惯,它如此鲜明地存在于每一个十四局人的生活中和记忆里,顽强地跟随着电建人的脚步一步一步走来。大家吃着同样的一面面,说着南腔北调汇成的电建腔,带着同样的标签——电建人。

六十年来,一碗“局面”又何止这一碗“局面”!河南的汉子娶了云南的姑娘,山西的少年终老于湿润的春城,福建父母的儿女从不会说乡音,十四局像一个滚热的熔炉,毫无保留地吸纳着天南海北的电建赤子,祖国各地色彩各异的文化在此交汇、碰撞、融通,最终出炉的便是包容的十四局文化,兼容并存,有容乃大。在这一碗面面前,所有地域的差异不复鲜明,不管是南来的还是北往的终有了同一个故乡——水电十四局。

作者单位:水电十四局



(一) 世界因每一个人而不同。诗歌因每一个写诗的人而不同。

诗歌离不读诗歌的人很远,离写诗的人和热爱诗歌的人很近。但不管是否写诗或读诗,人们都向往诗意地栖居。

诗歌不能或者难以带来物质财富,世界上,以诗为生的人很少很少。上世纪,诗人们自己就喊出过“饿死诗人”的口号。诗人穷困潦倒的不在少数。因热爱诗歌而误了现实前程的人,也不在少数。因此,诗歌是无用的。如果说,诗歌能给诗人带来名的话,那也是虚名。清醒的诗人,应该看清这点,不可因名猖狂。如果猖狂,那就是还没有修炼到家。

诗是人类心灵的一个皈依。诗歌是人生精神和情感的向往。诗歌是精神向度、认知向度、情感向度的一种载体和体现。诗人,以诗歌与自己的认知、思想、情感对话。诗歌不能改变世界,但诗歌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改变心灵,可以改变姿态。诗人,用诗歌观照自己,提炼自己,升华自己。因此,诗歌是有用的。

诗意,潜藏在每个人的心里。读诗的人,因诗歌而诗意受到激发,得到认知、思想、情感的升华,因此而感觉到了人生的美好。因此,诗歌是有用的。

诗歌的有用,就在于它的无用之用。

(二)

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

诗歌是诗人通过语言创新来凝固、体现、传达人生独特体验、感悟、感情、认知、思想的一种方式。诗歌是能够点醒和击中读者心灵G点的最精炼的意象化文字和语言。

诗歌作为语言艺术,与其他种

类的语言艺术一样,也离不开写什么,怎么写这两个基本出发点。写什么,体现诗人面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心灵视野有多辽阔。怎么写,体现诗人认识和运用语言、文字的技巧有多纯熟和独特。写什么,就是题材。怎么写,就是技巧。诗歌写得好不好,或者说诗歌的高下,也从这两个基本出发点上体现出来。

一首好的诗歌,就是诗人把握和挖掘题材的新奇意蕴,从一个新的视角,精准地运用文字和语言技艺,再现了自己的独特体验、情感、认知、思想,实现了自己感、情、知、思与文字语言的高度契合。一首诗,体验是否独特,情感是否真切,认知是否深刻,思想是否高峻,语言是否鲜活,就基本决定了这首诗的高下。

一个诗人,如果能回归到这个认识的起点,清醒自己写出的诗,在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上,是否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是否在感、情、知、思的某个侧面或几个侧面上具有独特创新之处,就会明白差距在什么地方,路还有多远。

(三)

当代诗歌,三十多年来,流派纷呈,各持诗见,各有实践,各有成就,也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诗歌前行中的误区或歧路,依然呈现在我们眼前。

一是诗歌的真实、真切、真切感缺失。从诗歌中看不到来自诗人内心的感动。诗歌用浮华的语言,绚丽的文字,装饰着无病呻吟,陈词滥调。或者,用意象和符号的堆砌,来掩饰情感的虚假与浮泛。

二是诗歌逃离或逃避了现实生活与时代进程。有意或无意的,诗人将情感、情绪与时代情感、情绪进行

梦石

间隔和疏离。诗人一味沉浸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沉浸在自己的悲哀离合里,沉浸在独自哀怜的梦里,沉浸在一己的内心螺旋里。诗的格局小了。诗歌,只有从局限于个人狭小的情感咏叹中抬起目光,与众生命运,与时代大情感连接和沟通,诗歌才会获得或者提升气度和高度。当然,当代诗歌对广阔内心世界的探究和挖掘,对情感复杂性和微妙性的体验、把握、呈现,是诗歌始终的创新之地和宽广领域,这是诗歌发展的一个方向,与前述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此,也不得不说,诗人沉迷于先锋心理体验的“荒谬”式写作,也是诗歌脱离读者或者说被大众读者抛弃的一个原因。诗人的内心世界,看不到时代演进的光照和投射,是否是诗歌创新走入的另一个“死胡同”?

三是诗歌沉浸在哲学演绎与玄思之中。追求诗歌的哲学意境,追求诗歌的思想高度和深度,这是诗歌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没有错。问题在于严重地哲学化和枯燥化,远离了时代和现实,也缺失了意境,丧失了情感,成为悬在空中的楼阁。

四是诗歌在“诗到语言为止”的创新道路上走上了迷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以来,诗人韩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诗歌创新及审美观念,为诗歌摆脱“诗言志”、浪漫主义的窠臼和传统,建立诗歌在语言艺术维度上的现代表达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促进了当代诗歌的嬗变和发展。但是,这一诗歌创作观念,在许多跟随者那里,玩“语言”却过了分,在诗歌创作实践中被严重滥用,演化为庸俗口语化、没有意境,也没有内在美感的分行文字写作,走

上了狭窄的歧路。诗歌是语言艺术,但诗歌也不能停留在“诗到语言为止”的阶段。语言,必须承载独特的体验、情感、认知、思想,诗歌才能获得生命与意义。语言,如果失去指向,诗歌也会失去灵魂。

五是诗歌忽视或者缺失内在的节奏感。现代诗歌或者当代诗歌的节奏,不同于律诗以音韵为外在形式的节奏,现当代诗歌的节奏来自于诗人内心律动的节奏,来自于语言文字内在逻辑贯连或者转换的节奏。但在实际创作中,一些诗人完全不顾及或者没有注意到内在节奏的问题,要么没有节奏,要么又过分讲究外在音韵节奏,诗歌缺乏现代性美感。

结语

以上所觉所感,我自己也没有做到或者不能完全做到,也许不正确。只是因为对诗歌的热爱,保持了对诗歌的关注与思考。至于能否把自己意识到的这些,在诗歌写作中坚持下去,或者能否写得更好,不断超越自己,也是不能确定的事情。诗歌是最高

的语言艺术形式,本人愚钝,少了几份天赋,又缺乏坚持的意志,自然难以达至上境。

诗人,要自我消解名利感和使命感,虽然我不是诗人,只是这点我能做到或者已经做到。当真正做到不以诗谋名,不以诗谋利,也不强加诗歌以外在使命的时候,诗歌自然就会走向纯洁与高尚。

诗歌,在没有呈现给自己以外的人时,就是自己与自己心灵的有语无

言的对话。

诗歌,是体验之美,是情感之美,是认知之美,是思想之美,是文字之美,是语言之美,是意象之美。

作者单位:电建总部

附作者诗作一首。

筷子哲学

一

把筷子握在顶端,才能夹到远处的滋味
那些酸甜苦辣咸,那些辛麻涩淡鲜

放在远处的滋味
比放在面前,更让心生尝试的向往

把筷子握得更远,才能延展平生的力量
夹到更远的开心,快乐,幸福和爱

二

面前的餐桌,或圆或方,我们都要坐在它身边
手中的筷子,或长或短,我们都须抓紧握紧

轻灵的筷子,能挑起咄溜溜一碗欢快
笨拙的筷子,能挑动一桌怨气怒气撒向天边

习惯了挑来拣去
就会把晚餐的美好忘在一边

夹起生活百味
却常常夹不住生活本身

三

插在一堆横七竖八的朋友中间
就失去箸的身份和体面

沾上酒就会带上酒的味道
遇到火就会燃出火的模样

搁在碗边会染上太阳的豪迈
摆在盘边会濡上月亮的散淡